

《爱神》

《爱神》

尽管世界上时时刻刻，都有热恋中的男女紧紧相拥在一起，可是像他和她那样，在这样的环境中相拥着的，却十分罕见。

一男一女拥抱的姿势可以有多少种？只怕没有人作过专门的研究，而他和她这时相拥抱的姿势，却堪称怪异……他们的身子蜷曲着，相互之间，几乎没有一处地方，不是紧贴着的。自然，一来是由于他们的心中，愿意把对方紧拥在自己的怀里，另一方面，也由于他们处身的环境，非令他们如此紧密相贴不可。

因为他们正在一个十分狭窄的空间之中。

那小小的空间，即使只有他一个人，他也会觉得挤逼。所以，虽然她娇小纤弱，两个人加在一起，也就挤满了那个小小的空间。他们不但可以感到对方的呼吸，也可以感到对方的心跳，甚至可以感到对方的心意……因为他们是这样的贴近。

那小小的空间是什么所在呢？说得好听一点，可以说是一艘船上的一个舱，但那当然不是正式的船舱，只不过是这艘旧式的炮艇，在制造的过程中，忽然有了这样的一个空间，在机房入口处的门旁。于是，再加上一道门，就出现了这样的一个空间。

在旧炮艇下水之后的悠长岁月之中，这个小空间被利用来作过多少用途，自然难以查考。可是可以肯定的是，有一男一女，挤进来紧紧相拥，还是才开始的事。

旧炮艇全长一百四十呎，最高时速六十哩，在残旧的艇身上，还可以看出它原来的编号。它本来隶属于美国海军，在越南战争中交给南越政府使用。后来因为种种因素，被当作废物处理，由一个废铁厂购入，准备拆卸，作为废铁处理。这个拆船厂，在越南的岷港。

这种事，在整个越南战争时期，尤其是在越战的后期，发生得很多。废铁厂所收购到的“废物”之中，甚至有几乎是崭新的坦克车……美国国防部的科学家，精心设计的新型坦克，还没有上战场，就由某个急需买礼物送给情妇的南越将军，或是某个急需归还赌债的南越士兵，卖给了废铁厂。这种情形，普遍得说起来，甚至不会有人感到丝毫惊讶。

可是这艘旧炮艇却有所不同……当一个叫阿贵的拆卸工人，发现炮艇不但在航行方面绝无问题，而且，八门中口径大炮不但完好，弹药舱中，且有大量储备炮弹，甚至雷达系统也完善如新之际，就决定了它要成为无数腥风血雨惨事的主角。

阿贵十分精明，他知道这样的一艘炮艇，价值极高，比废铁的价格可能要高上一千倍。于是他把自己的发现，秘而不宣，开始积极地为这艘炮艇去寻找买主。

那时，正是越战的后期，南越各地所显示出来的畸形繁荣，全是典型的末日之前的疯狂。在西贡、在嘉定、在堤岸、在岷港，各种各样的冒险家，满街满巷都是，都在赌自己的命运，想在末日来临之前，好好捞上一笔……至于就算有了一屋子黄金，末日来临之后怎么再生存下去，是这些人所绝不考虑的。

这种末日的心态，像是一种瘟疫，传染了每一个人，而没有人去思索一下究竟。

阿贵满怀兴奋，在街上走着，走向一个市集。他知道那个市集上，几乎什么物品都有人买，有人卖。自然，所谓“几乎什么物品”，自然也有一个一定的范围，范围是：军用物资，美国制造。

反正美军已经正式撤退了，美国制造的军事物资，流落到了市集之中，这不是必然现象吗？

岷港距离前线近，又是一个大海港，又不是首都，自然而然，成了军用物资盗卖和走私的中心。

在港口附近的一带，仓库林立，高大密集的建筑物之间的通道，十分错综复杂，就像是迷宫一样。那一带，就是私货贩子聚集的地方。

阿贵并不心急，他走进了那一区，先在一些正在交易的人群旁，听着买卖双方，大声、公开地讨论着军火行情。例如M十六的自动步鎗，“行情”又看涨了一成之类。

然后，他来到了一座仓库之前，仓库门口，有几个横眉怒目的大汉守着。

真正的大买卖，是在仓库的建筑物中进行的……自然也只有大势力的人，才能占据一座仓库，来进行买卖。

阿贵来到了仓库门口。他有过几次小买卖的经验，知道这座仓库，由一个当过海军军官的人主持，大家都叫这个大亨级的人物作山虎上校。

所以，当他走近，看守仓库的大汉大声呼喝之际，阿贵并不胆怯，昂着头：“我要见山虎上校，有一件好东西，想让他看看。”

阿贵的愿望很快实现，他被带到了山虎上校的面前。山虎上校个子高大壮硕，左颊上有一道相当大的疤，使得他看起来，就像是凶神恶煞一样。

这个人在以后的故事发展中占相当地位，所以要比较详细地介绍一下。山虎上校的行为，正如同他的外型……他是一个典型的凶神，其残忍和不择手段之处，简直不是正常人所能想象的。他的名字，自然也不是他真正的名字。

他在海军中，是不是真的官阶上校，全然无可查考，但他既然自称上校，也绝没有什么人敢表示怀疑。因为就算不怕他永不离身的那柄轻机鎗，也得怕他腰际的那柄巨型军用手鎗，不然，还得怕他靴子上插着的那柄锋利无匹的匕首……据说，匕首的刃口上，淬有剧毒，见血封喉。

这些都不怕，也得怕他那粗大的拳头……他曾表演过他拳头的力量，一拳把一个人的头骨，打得碎裂得叫那个人看来像一个外星人，不再像是地球上的生物。而他就从那人的手中，夺过了这座仓库。

而对付普通人，他甚至根本不必扬拳，只要瞪一下他那双充满了凶煞之光的眼晴，也就足以令人颤栗！

而对阿贵这样的小人物来说，山虎上校根本没有抬眼看他，光是那两条充满了杀气的浓眉，已使得他有遍体生凉的感觉了。

山虎上校是一个真正的凶悍无比的钢铁巨人，他不但精通各种技击，而且鎗法如神……曾有在五十公尺之外，连射五十发子弹，在靶板上只射出五十厘米小圆孔的神射纪录。

他与生俱来，就使得在他身边的人感到害怕和畏惧，他是人中之兽，兽中之王！

不但如此，他还有十分缜密灵敏的头脑，不仅高出一般人许多，甚至高出华盛顿的那班决策人！他十分清楚地知道，当驻越美军完全撤出南越之后，就是整个南越成为历史名词之始。

他早已为自己准备了泰国的护照……完全依照合法途径取得，只不过花了若干代价。

他也为即将来临的巨劫，自己不但可以置身事外，反而可以有大大的好处，而定下了几个计画。

所以，当他听了阿贵的叙述之后，他感到了一阵兴奋。这时，他正坐在一张巨大的沙发上，有一个越法混血儿缠在他的身上，只看到她的一头长发，披在裸露的背上。他一手握着一瓶上佳的洋酒，连看也未曾向阿贵看一眼。

然后，他轻轻伸手一拨，在他身上的那女人，像是纸扎的一样，滚跌了开去，他站了起来。

山虎上校一站了起来，阿贵和他虽然有点距离，但仍不由自主，一连后退了几步。

那自然是由于山虎上校体型，实在太魁梧慑人之故。

阿贵并不算是矮个子，可是山虎上校足足比他高了两个头。天气相当热，山虎上校只穿了一件背心，手臂露在外面，手臂上盘虬的肌肉，只叫人联想起猛虎的威武。

阿贵连退了两步之后，忍不住向他身边，正在挣扎起身的那个几乎是裸体的女人，瞟了一眼。然后，山虎上校的一下闷哼声，使得他的视线立时收了回来，望住了自己的脚尖。

山虎上校只说了一句话：“带我去看！”

山虎上校的话是无可抗拒的，阿贵鼓足了勇气，才能发出声音来：“是！”

当他们一起向外走去时……事实上是山虎上校魁梧之极的身子在前，阿贵不由自主缩起了身子在后……山虎上校一连串叫出了好些人的名字，于是，离开仓库的约莫有七、八个人。

阿贵小心翼翼地打量了那些人几眼，他知道，那些人全是山虎上校的手下。由此可知，山虎上校对他所说的那艘炮艇，十分有兴趣。这使得他心中又是高兴，又是惴惴不安！

高兴的是，可以卖一个好价钱；不安的是，他自度绝无能力和山虎上校讨价还价，要是山虎上校出的价钱太低，他也只好接受。

当山虎上校带着他的手下走出仓库之际，外面的喧闹，一下子变得寂静，静得十分不正常。所有的人，都紧盯着那一行人，神情极度紧张，像绷紧了弓弦，每一个人都在等着有恐怖的意外事件的发生。

这种紧张，要在山虎上校的背影转过了屋角之后，才松弛下来。然后，是一阵窃窃的私议声！

山虎上校出动了，一定会有什么大事情发生，那几乎是一定的！

到了废铁厂，经过了残旧的、堆满了废铁的工场……说来也许很难令人相信，但事实却是，生了锈的废铁，会散发出一种十分难闻的气息，一种令人作呕的接近死亡的气息。阿贵是闻惯了这种味道的，山虎上校却不免皱了皱眉头，那使他看来，更加凶恶。

废铁厂中十分静，工厂事实上早已停工，主人早已离开，一些值钱的

设备，也已被盗卖一空，阔大的厂地，是附近青年人聚集游荡的去处。有几个瘦弱的中年人，就在废铁堆后面，瞪大了眼睛，看着山虎上校，心中全然无法明白，人怎么可以壮健到这种程度！

在常到废铁厂的青年人中，有一个叫林文义，这是一个很普通的名字。

他本来也是一个很普通的青年人，至少在他二十岁之前……二十三年的岁月都极其平淡，几乎没有一桩事，是值得提出来上几句的。

可是，偶然的一刹那所发生的事，却改变了他一生的命运——或许，他的命运，本来就应该是这样子的，那也没有人知道。反正，自那天之后，林文义就成了这个故事中的主要人物，所以，也要尽可能详细地把他的事，说上一遍。

他实在十分平凡，所以也要不了多少字句。他出生在一个困苦的华侨家庭，教育程度只是初中。没有人知道他性格如何，才能怎样，因为完全没有人注意他，也没有任何机会，可以让他表现才能。

他外型普通，个子相当高，本来体型并不强健，但是自十八岁那年，进了废铁厂当工人之后，体力劳动使他的身体变得相当壮健。他和一般工人不同的是，他很爱看书，和所有爱看书的人一样，也很爱幻想。不过他从来也未曾对任何人提及过他的幻想，至多有时，在没有人的时候，喃喃自语一番。

他非但不是一个勇敢的人，甚至还可以说是十分胆怯。在过了二十岁之后，无可避免地，他对异性充满了好奇，而在世纪末情调之下，要找一个临时的异性伴侣，是再也容易不过的事。可是他却不论人家如何调侃他，他就始终提不起这个勇气去结识异性，甚至有过从女人怀中，挣扎逃走的笑话。

在废铁厂停工之后，他少得可怜的积蓄，也几乎用光了。前途茫茫，一筹莫展，终日无所事事，大部分时间，就逗留在那艘炮艇上。

炮艇上有着相当舒适的舱房，可是他最喜爱的藏身之所，却是那个小空间。他常躲在那个空间中，屈起双腿，双手抱膝，把门关得只剩下一道缝。

他这样坐着，胡思乱想，消磨着无可奈何的时间，几乎已成为习惯了。

这一天，他照样在那个空间中，用不变的姿势坐着。在他眼前，是一道窄窄的光线，四周围的一切，全是那么寂静。他正在想，时局看来越来越差，自己是不是要离开这里，到西贡去和家人会合，然后再作打算呢？他父母兄弟，全在西贡，还有一些少年时的朋友。可是，就算到了西贡，下一步又怎样呢？

当一个青年人，在这样的处境之中，想到了这样的问题之际，心头的那种茫然无依之感，实在十分苍凉！

就在林文义心情惘然不知所措之际，他听到了一阵杂沓的脚步声传了过来。

他自然可以知道，有不少人登上了这艘炮艇。他连动也没有动一下，因为他并不以为那和他会有什么关系。

（事情往往是这样，开始认为和自己没有什么关系的事，会发展到大有关系。连美军之介入越战，也是那样的……最初只不过是几十个顾问，发展到后来，超过五十万大军的投入，在开始时，谁想得到？）

在那道门缝之中，林文义可以看到一行人经过，经过了他存身的那个小空间。林文义知道，那行人是走到机舱中去了。

接着，他又听到了一阵机器发动的声音。声音在开始时听来，像是有点生涩，但随即变得十分顺熟。他还听到了一两下，像是虎吼一样的欢呼声。

然后，脚步声散向各个方向，又聚拢来。林文义并没有留意时间，大约是半小时到一小时吧，聚拢来的脚步声，就在那小空间门外的船舷上停止。

于是，他听到了一个他熟悉的声音，他一听就认出，那是一个老资格工人阿贵的声音。阿贵的声音听来有点怯生生：“上校，你看怎么样？”

而接下来的那一阵洪亮威猛的轰笑声，却使得林文义着实吓了一跳！

的确那是人的笑声，可是听起来，也和猛兽的吼叫声，没有什么分别。

林文义好奇心起，想看看能发出这种笑声来的人是什么样人。于是，他轻轻把门推开了一点，使他可以看到外面所发生的事。

他的确看到了外面发生的事，但是在事后，他却宁愿自己的眼睛瞎掉，而不要有这样的不幸……看到了如此可怕的事！

他首先看到，阿贵一副诚惶诚恐的样子，站在一个身形高大之极，脸上有着刀疤，一个巨灵凶神一样的人的面前，抬头看着，眼光却又不敢停留在对方的脸上，所以眼珠在不住滴溜溜地打转。

他一眼就认出那是山虎上校……在岷港，两岁半的孩子就认识这个凶神。

林文义的心中，也多少有一点快意。因为阿贵这个越南人，平时刻薄使坏，不是一个好东西，欺侮人的时候，双眼也照样有着凶狠的光芒，自然和现在大不相同。不知道是因为什么，他会撞在山虎上校手里的？林文义有点幸灾乐祸地看着。

阿贵用谄媚的声音在问：“上校，你看……这值多少？”

山虎上校发出轰笑声，反手在阿贵的胸前拍了两下。他只是轻轻地拍着，阿贵已不由自主，缩起了身子。山虎上校开了口：“好，真好！太好了！”

阿贵再问：“值不少吧？”

山虎上校笑了起来，当他笑的时候，他看来也是那样狞恶。他道：“嗯，值很多！”

阿贵满怀希望地凑过身子去，想听清楚究竟值多少。而也就在这时，山虎上校的一拳，已经打出！

那一拳真是其疾如风，不要说根本看不清他如何屈指挥拳的，连他如何扬手出拳也看不见！只听得“砰”地一声响……指节骨突起，大得惊人，感觉上像是铁锤一样的拳头，已经重重地抵在阿贵的胸口，几乎在同时发出的，是肋骨断折的清脆的声音。

应该还有阿贵的呼叫声的，可是却没有，阿贵根本连发出叫声的机会都没有。他是想叫的，因为他张大了口，可是被拳头重击下折断的肋骨，断骨一定戳进了他的心和肺……发出呼叫声，是需要运气吐声的，如果肺叶在一刹那之间碎裂了，哪里还能吐气呢？所以，他虽然张大了口，却发不出声音来。

他不但张着口，也张大了眼睛，眼珠甚至还缓慢迟钝地转了一圈，才停止了下來。

他那个问题，自然也已经有了明确的答案，值多少？就是值山虎上校的一拳！

接着，在他的口中、鼻孔中、眼睛中，甚至耳朵孔中，鲜血就涌了出来。山虎上校并没有缩回拳头，他的拳头，事实上有一部分，陷进了阿贵的

胸口之中，他似乎很欣赏自己拳头这时所在的位置。

林文义虽然久闻山虎上校的凶名，可是看到了这样的情形，他也不禁吓得血也为之凝结，全身冰凉！想要不再去看阿贵七孔流血的可怖脸面，可是偏偏视线却又移不开去。

山虎上校又发出了轰笑声，他终于缩回了拳头来，顺手抓住了阿贵胸前的衣服，一振手臂，阿贵整个人就直飞了出去。

接着，便是一下重物跌落水中的声音。可能曾有相当高的水花溅起来，可是林文义却看不到。他看到的是山虎上校瞪着眼，在大声问：“我们伺候得了这家伙？”

几个人同时回答：“当然能，我们是干什么出身的？这是我们的本行！”

山虎上校面上的那道疤，由于兴奋而变得通红，看来更是可怖。他一挥手，大声吼叫：“先把它弄走，这是开金矿的工具！”

林文义当时，还不知道他这样说是什么意思……后来自然知道了……他不敢出来，只求山虎上校那一伙人快点离开。

可是，那一伙人没有离开……山虎上校的轰笑声，一直在炮艇上回旋着，不论自哪一个角落传入耳中，都是那样令人心悸。

而当林文义感到炮艇在开始缓缓移动时，林文义更是吓得身子不由自主地发起抖来！

他们在把炮艇驶出海去！

他没有离开炮艇的机会了，而在炮艇上，他迟早会被发现！想想刚才阿贵的遭遇，林文义怎能不感到摧心裂肝的害怕？

这时候，他已隐约感到，自己一生之中的平淡日子快要过去了。他只好祈求，别让山虎上校的那些人发现自己。

他把门关上……那个小空间中，一片黑暗，他看不见任何东西，只感到船身的晃动，越来越是激烈，而且杂沓的脚步声、人声不断传来。显然是山虎上校和他的手下，正在检查和察看这艘炮艇的各个部分。

他不知道自己在这个黑暗的小空间中躲了多久，他在思索着如何才能脱出这个困境。

陡然之间，他又听到了轰然巨响，艇身在震动，林文义知道艇上有好几门大炮，这自然是那些人在试炮了。

当炮声陡然响起之际，他整个人都震动着，不由自主，身子撞在门上，把门撞开了一些。他听到炮声之后，是一群人的欢呼声，也看到了在海面上，溅起老高的水柱来。

这时，他心中还天真地想着：山虎上校他们，要这样的一艘炮艇，有什么用呢？

当然，他很快就明白了！就在他想把震开了的门，再拉上之际，一个魁伟的人影，突然出现在门缝之外，凝立着不动。

山虎上校！

林文义在刹那间，伸出去的手变得冰凉。山虎上校在那时候，其实并没有发现他，可是，林文义由于极度的害怕，不由自主地喘息起来。

虽然海上的海涛声相当大，炮艇本身机器发出的声音也相当聒耳。可是山虎上校，要是不能发觉在他身边两公尺之内有人在喘息，他也就不能成为凶神恶煞了！

山虎上校有着十分敏锐的感觉，即使他在熟睡之中，有人接近他，他

也能够最短的时间内惊醒，立时以最清醒的状态，应付任何对他不利的情況……这几乎是他猛兽的本能。

几乎是林文义才发出喘息的第一秒钟，山虎上校就已经觉察了！

他倏地转过身来，同时后退，盯住了那扇只打开了一道缝的门。这时，正好他两个手下兴冲冲向他走过来，他立时一摆手。他的手下也全是久经训练，十分机敏的亡命之徒，一看他的手势，立时站定，而且，也立即摆出了准备进攻的姿态……两柄自动步鎗，已在他们的手中，对准了那扇门。

山虎上校的脸上，现出了一个十分残酷的笑容来，牵动了脸上的伤疤，看起来，有一种极度残酷的诡异。这是他知道他已经绝对控制了局面之后，一种惯常的神情，像是一头猎豹，已经扑中了一头羚羊，并且咬住了它的颈子一样。

在这样的情形下，山虎上校会感到一阵快感，一种自己在主宰地位、高高在上的快感。

他甚至没有吸气，就暴喝了一声：“滚出来！”

在林文义听来，那一下暴喝，犹如半空之中陡然响起了一下焦雷一样，那是绝对无法抗拒的一项命令！林文义颤栗着，在那一刹间，他全然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，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，更来不及考虑被发现的后果如何。在极度震撼之下，他唯一可做的是，先服从了命令再说……

所以，当山虎上校的暴喝声，还震得他耳鼓嗡嗡发响之际，他已经匍匐着，颤抖着，双手着地，用他的身子顶开了门，像一头才给主人鞭打过的狗，喉间发出恐惧的呜咽声，爬了出来。

乍从黑暗的空间中爬出来，再加上心中极度的恐惧，林文义在那一刹间，只觉得天旋地转，整个人像是飘浮在半空之中。

他不敢抬起头来，想说些话，可是喉间却像是被堵住了，一个字也讲不出来。他只看到在自己面前的，是一双粗头的皮靴，皮靴正在渐渐抬起来。他甚至已可以感到皮靴陡然重重踢中他，他下颚骨因之碎裂而痛苦！

在那一刹间，他表现了一个平凡人的卑贱……实在不能怪他，别说他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，就算是英雄豪杰，也不是那么容易，在无可抗拒的强大势力之前挺起胸膛的！

林文义是一个小人物，在那一刹间，求生的意志、避免痛楚的愿望，交织成了他的行动……他要求饶，他要像狗一样地求饶乞怜，以求改变即将降临在他身上的噩运！

他现在的经历，是他以前从来也未曾有过的。可是人到了这样的关头，却不必经过什么练习，自然而然，就会知道如何才能告饶。

他看到那粗大的皮靴头，渐渐接近自己，他发着抖，陡然双手抱住了皮靴，用连他自己也几乎不相信的颤抖声音，呜咽地，卑下地叫了起来：“饶我！放过我……我是无意的……”

他话没有讲完，被他双手抱住了的皮靴在继续向上抬，抵住了他的下颚，使得他不由自主抬起头来。

山虎上校的身形，本来就魁伟异常，这时，林文义又是伏在地上，向上仰视。所以看起来，山虎上校是真正的凶神恶煞，仿佛是只要向他吐上一口口水，就足以使得他窒息而死！

林文义的眼泪和汗水，不可控制地一起溢出来，那使得他的视线模糊。山虎上校轰然的语音，简直令他的心要跳出口来！

在一个相当的时间内，他甚至不是很明白，山虎上校究竟在说些什么。他完全是处在一种心胆俱裂的情形之下，他只是下意识地知道上校在问他一些问题，他一一如实回答，惶恐得全身发抖。

山虎上校的靴子一直抵在他的下颚上，他连避一避都不敢！他只感到，在他身边的人越来越多，他全身都被一种浓稠的汗液浆胶着。

他觉得自己是一头狗，不，是一只蚁！不论什么人，只要伸手指一捺，他就会永远在世上消失无踪。

然而，他却又是一个生命，没有一个生命会愿意消失无踪的。

生命的目的，就是为了保持生命……在面临生命消失的关头之际，用一切方法保持生命，包括乞怜讨饶在内！

山虎上校忽然轰笑了起来：“你刚才说什么？再说一遍？”

刚才说过什么来？林文义已经一点也不记得了。但是那不要紧，反正他说的话，就是他心中要说的，他又用发颤的声音道：“求求你，放过我，我……可以为你做任何事，求求你别杀我！”

山虎上校又轰笑了起来，一面笑，一面左顾右盼，他手下也跟着他笑。在众人的轰笑声中，林文义仍然不断哀求。

他用最卑下、最微贱的语言，乞求对方保留他的生命。当他在这样做的时候，他一点也没有觉得自己有什么不对……事实上，他根本想也不去想到这一点，他是真正感到自己的卑贱……当一个人的生命，完全操纵在另一个人的手上之际，那种卑贱之感，自然而然就会产生。这是普通人的天性，而林文义正是一个普通人！

山虎上校仍然笑着，笑得真正地显得他心中十分高兴，犹如一个孩子得到了新玩具一样。

这样的比喻，或者不很恰当。但当一个人心中高兴的时候，不论他是凶神恶煞，或是一个孩子，都是一样的。

山虎上校在林文义的不断哀求之下，一面笑着，一面道：“好，那就把我的靴子舔干净！”

皮靴上全是尘、土、泥，和说不出来的肮脏东西。可是林文义在一听之下，连百分之一秒都没有考虑，反倒像是有了一线生机一样地兴奋，立即伸出了舌头来，在靴子上舔着。

本来在轰笑着的所有人，一看到了这种情形，一下子全都静了下来，盯着林文义。

为他们看到了一个人，却在做着连狗都不肯做的事而惊诧。

山虎上校也止住了笑声，盯着林文义看。

林文义根本没有注意发生了什么变化。这时，他脑际所想的，只有一点：把靴子舔干净，舔得锃亮，就能活命。

他也不知道，他的卑贱的行动，来得如此自然和快疾，还真是使他的生命得以保存。

如果他在听了山虎上校的话之后，稍微迟疑一下的话，山虎上校纵使暂时还不想杀他，也必然会重重一脚，踹向他的下颚。而那种行动，除了是林文义生命的结束之外，不可能再有第二种结果！

山虎上校也有点惊诧……在他的一生之中，在孩童时，也由于他特别的高大和强壮，习惯了以他的强势，接受他人的奉承，习惯于用他的强势，令他人接受屈辱。可是像眼前那样，一个人对另一个人，表现了这样绝对的

驯服，他也未曾经历过，那使他感到极其快意。

他维持着姿势不动，等到林文义把靴子的面上，舔得干干净净之后，他只是略抬了抬脚，把鞋底向着林文义。

林文义这时，心灵上是完全麻木的。心灵上的麻木，导致他感觉上的麻木，鞋底既向着他，他就毫不犹豫伸出舌头。

用舌头去舔鞋底，自然是舔不干净的，可是他却舔得那么努力。一面喉间发出“咯咯”的声音，像是在吞咽着舔下来的脏物，一面也像是想凭借这种声音，好使主人感到他的忠心，放他一条生路。

四周围的人，从静寂而变得窃窃私议。林文义的舌头，舔在厚厚的鞋底上，山虎上校自然不会有任意的感觉。可是山虎上校的心理上，却感到了十分的快慰，他又高兴地笑了起来，缩回了他的脚。

林文义喘着气，主动地又凑向山虎上校的另外一只皮靴，山虎上校居然用出奇温和的笑声道：“好了，够了！”

林文义喘着气，抬起头来，脸上所有的肌肉和眼神，充满了卑微的乞怜。这是一个典型的只祈求可以活下去，而全然不知道生命应有的高贵意义的人的神情。

这种神情，看在山虎上校的眼里，使他的心中更是惬意。因为那令他感到自己甚至是生命的主宰。

他用皮靴轻轻碰了林文义的鼻子一下：“起来！”

林文义连忙站了起来，可是他不敢站正身子，只是垂手躬立着。

山虎上校呵呵笑着：“小子，你真是愿意为我做任何事？”

林文义的喉际感到像是有烈火在燃烧一样，但是顺从的话，还是飞快地自他的口中冒了出来：“是的，可以做任何事！”

山虎上校再笑：“像一条狗对它的主人一样？”

林文义连声道：“是……是……主人！”

山虎上校陡然一沉脸，林文义就不由自主打了一个哆嗦。在死亡的威胁之下，他的一切的一切，从身体到意志，都已经被彻底地摧毁了。

山虎上校厉声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林文义一点也不假思索：“我不要死，我要活着！”

山虎上校大笑起来，抬脚在林文义的大腿上踢了一脚，踢得林文义倒退了几步：“好，那我就收留你，随时替我舔靴子！”

林文义喉间发出了“咯”的一声响：“我愿意，我真的愿意！”

一个人走了上来，沉声道：“首领，这小伙子虽然听话，可是我们的计画……”

这人话只讲到了一半就停下，因为这时山虎上校已转过脸，向他望了过来。那人的样子，看来绝不是善类，但就算是天字第一号的亡命之徒，也只不过是亡命之徒而已，而山虎上校，却是一个凶神！没有任何亡命之徒，能在他凶焰喷射的眼光之下，再说得出和他心意相反的话来！

那个亡命之徒也不例外，所以他的话说到一半，就陡然止住，而且心中后悔得要死，为什么要多口？

山虎上校紧盯着那个人，那人是他的老部下了，可是他的眼神之中，却一点也没有相识的意思，那是令人不寒而栗的眼神。他一字一顿地问：“我已经说了要收留他，你的意思是，要我把话收回去？”

那人也是一条威风凛凛的大汉，可是这时的神态，全然是泄了气的皮

球一样，连声道：“不！不！我绝没有这个意思……”

这时候，所有人都静了下来，屏住了气息。尤其当山虎上校的眼光，离开了那个人，向他们一个一个扫来之际，更没有一个人的目光敢和他接触，人人都现出了惶恐害怕的神情来。

山虎上校发出了一下冷笑声，指着林文义：“这个人，从现在起，就等于我养的一条狗！你们大家都听到了，他是我养的一条狗！”

所有人都在同一时间提高了声音：“是！”

山虎上校又发出了不怀好意，令人心悸的一下冷笑声：“我看他比你们任何人对我更服从，除了他，谁还肯把我的皮靴舔干净？”

一刹那间，整艘炮艇上的所有人，几乎连半点呼吸声也听不到。

谁敢出半丝声音呢？当然绝不能表示不，可是也绝不能表示是！

山虎上校又冷笑了两下，总算没有再在这个话题上发挥下去……他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，知道再发挥下去，对他自己也没有好处。他的计画之中，需要一批对他忠心，对他敬畏的部下，在他发怒咆哮之际，会在他的面前匍匐颤栗。但是他也不会逼人太甚，逼得急了，忠顺也会变成反叛，这一点道理他很明白。

这使他感到林文义的有趣，林文义是可以逼的，可以逼得他像狗一样，刚才的事实，已经证明了这一点！

他像是对付一头狗一样，伸手在林文义的头上拍了几下，林文义顺从地低下了头！

那更使山虎上校确信，这个人不是一个人，是一条狗，是绝不会反抗主人的狗。

从那一天起，林文义也确然像是一条最卑贱的狗一样，对山虎上校的每一句话，每一个命令，再也没有说过半个“不”字。甚至在他的心中，也认为顺从山虎上校，是天经地义的事。

山虎上校也在心中把他当作一条狗，对他的呼喝命令，有些简直是匪夷所思，包括超乎一切想象之外的事情在内……自然不必一一例举，在以后的事情发展之中，自然会有这种情形出现的。

那天接下来发生的事，在林文义来说，只知道自己是活下来了，知道只要跟在山虎上校的后面，他大概可以一直活下去。

山虎上校随即发布了一连串命令，把炮艇驶到了一个无人小岛，一个相当隐蔽的海湾之中。又试了发射十几发炮，和把舱中的军火搬出来，在甲板上向大海之中试射着。

各种武器的性能，都十分良好。

然后，他向各人说了一番林文义当时还不是十分明白的话：“这艘炮艇，是我们开金矿的工具。我估计，不到一个月之内，北边的军队会进攻，抵抗至多维持三个月到半年。然后，南越就不再存在，大批人会携带他们的金银珠宝从海路逃亡，这些财富，会有相当部分，落在我们的手中！”

他说到这里，忘形地纵笑起来，他的部下也跟着笑。

山虎上校又道：“每一个跟我的人，不必两年，都可以是大富翁！泰国、南美、瑞士，世界上任何地方，都欢迎富翁，好好地干，别叫我失望！”

众人轰然答应着，林文义只是木头人一样地站着。

山虎上校又吩咐放下两艘快艇，然后才对林文义道：“我们先回去，你在船上守着，船上有得是罐头食物，你得好好守着，我会亲自或派人来检查。

一发现你偷懒，我把你的皮整张剥下来……你见过剥人皮没有？”

林文义身子剧颤：“没有！没有！”

山虎上校甚至不用警告林文义不要逃走。一来，在这样的荒岛上，逃走要有极大的勇气，二来，他看死林文义，根本不敢逃走！

山虎上校在吩咐完了之后，率领着他的部下，登上了两艘快艇。

快艇发动之后，在海面上溅起老高的水花，划出两道白痕，迅速只剩下了两个小黑点。林文义直到这时，才松了一口气，一切发生的事就像是一场噩梦。

这时候，噩梦显然未曾完结，只怕是再也不会完结的了。凶神恶煞一样的山虎上校，令得林文义自心底深处，泛出一阵一阵的寒意。

望着茫茫的大海，林文义连半丝逃走的念头也没有升起。船上还有好几艘救生艇，他只是向它们望了一眼，想起海上的风浪，出没的鲨鱼群，他不是个勇敢的人，才忍受了那样的屈辱而活了下来，他可不想再在大海之中送了性命！

所以，他十分顺从地在炮艇中留了下来。山虎上校虽然不在，可是他的影子，却仍然镇压在林文义的头上，以致林文义一想起他来就要发抖！

山虎上校在炮艇上，对他属下所讲的那一番话，证明了他有锐利的眼光和精确的判断。只不过他把南越政府对抗北越共军的力量，估计得太高了。

事实上，在不到一个月之内，南越这个名词，就不再存在了。

而岷港由于接近北方的缘故，早在南越军自行撤退的第二天，就已旗帜变易。山虎上校和他的八个部下，早几小时登上快艇离开。

山虎上校本来，自然不止八个部下，但局势既然有了变化，山虎上校自然不能带了他所有的部下一起走。所以精挑细拣了八个又能干又对他忠心的，和他一起离开，去进行他拟定的海上发大财的计画。

山虎上校的海上发财计画的工具，就是那艘炮艇，他曾形容那艘炮艇是挖掘金矿的设备。他的金矿，就是他意料之中，将由海路离开越南的成千上万的难民！

听起来好象十分复杂，其实，再简单也没有。山虎上校以也敏锐的眼光，看准了一个可以发大财的机会，而他发财的方法，就是当海盗！

是的，当海盗，抢掠在海路上逃避暴政的难民！难民在投奔怒海，争取自由之际，不但要被巨浪吞噬，要被鲨鱼吞噬，也要被海盗吞噬。

（根据联合国难民组织的统计，经由海路逃难的中南半岛难民，能够成功地到达收容地的，只有一半不到。也就是说，有超过半数，在大海之中丧失了生命……自由的代价，竟如此之高！）

林文义做梦也想不到，竟然会成为海盗的一份子！当山虎上校和他的手下，重临炮艇之际，他还是未曾想到。

林文义遵从山虎上校的吩咐，一直在炮艇上留守着，直到山虎上校和手下来到，带来了大量食物、燃油、武器。林文义单是把这些物资搬上炮艇，放在它们应该放的地方，就用了一个星期的时间。

在那段时间中，林文义只知道山虎上校他们，都十分紧张地在收听收音机所发布的消息。

一个星期之后，山虎上校派了两个人出去，接回来了三个妖艳无比的女人。这三个女人的目光之中，所迸射出来的那种异样的淫荡，是如此之原始和没有忌憚，令得林文义一和她们的目光接触，心头就会狂跳不已。

三个女人到船上的开始几天，几乎是无日无夜的喧闹和荒淫！

林文义只是拼命地做着粗重的工作，几乎所有要做的事，都落在一个人的身上。

直到有一天，半裸的、露出壮硕无比的上半身的山虎上校，忽然出现在他的身前，他才停下了手。

山虎上校盯着林文义看着，神情相当满意。林文义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，垂手站立着。

山虎上校拍着他的头：“很好，你算是我的一伙了，应该轮到你了，你可以拣一个！”

林文义还没有弄明白，山虎上校这样说是什么意思，他只是循山虎上校所指看去，一看之下，他整个人都发起颤来。原来就在他身边不远处，那三个艳丽莫名的女人，身上的衣服，少得不能再少，正似笑非笑地望定了他！

林文义连忙低下头去，在他的身边，又传来了一阵轰笑声。他明白了山虎上校的意思，忙道：“不，我……不要！不要！”

又是一阵轰笑声中，山虎上校笑了起来：“不要？她们是女人，你是男人，你不要？”

林文义嗫嚅着，不知道说什么才好。山虎上校提高了声音：“你是我们的一伙，以后，我们干什么，你都有份，为什么不要？”

林文义仍然结结巴巴：“我们……要干什么？”

在一阵又一阵的轰笑声中，山虎上校的声音，听来如同雷鸣：“我们是海上的主人，海上的一切生命、财物，都由我们主宰！”

林文义还是有点不明白，他急速地眨着眼。山虎上校笑着，一伸手，一个艳丽的女子立时过来，走向林文义。林文义先是愕然，可是等到那女人离他极近时，他开始后退。

林文义向后退，那女人向前逼，高耸的胸脯，几乎要顶到林文义的心口。林文义退到了舷上，已无可再退了。

山虎上校和其余人，都十分有趣地等着事态的进一步发展。那艳女郎发出了一阵笑声，语声犹如利钩一样：“怎么，你不想要我？”

林文义稳住身子，使自己不掉下海去，颤声道：“我……我……不……不……”

艳女郎笑得更放肆：“你不是男人？”

林文义仍然道：“我不……我……不……”

艳女郎又逼近了一些，陡然双臂张开，左臂勾住了林文义的头，右手已经探到了林文义的胯下。

在那一刹那，林文义非没有任何美好愉快的感觉，反倒是真正感到了魂飞魄散！

他自然早已到了男性成熟的年龄，而且，在未到岷港之前，在西贡，也曾和一个女孩子有过情意相投的经验。他们曾拥抱、曾亲吻，也曾互相爱抚过对方的身体。

如果说那时的男女相处的经验，像是一篇诗的话，那么，这时艳女郎当众加在他身上的动作，简直就是把他赤裸裸地放在一具大砧板上！

他不由自主，发出了一下惊呼声，用力挣扎着，扭动着身子，手向前推，却又碰在艳女郎软绵的胸脯上。待他忙不迭缩回手来时，他的身子失去了平衡，向后一仰，在他只知道已挣脱了那艳女郎的羁绊之际，水花四溅，

他已跌进了海中！

当他吃力地爬上来之际，所有人的轰笑声，还未曾停止。那艳女郎在大声宣布：“这个人不是男人！”

林文义缓缓站直身子，海水顺着他的身子滴下来。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然后用他自己也感到诧异的声音宣布：“我，我是人！”

不过，他宣布他是人的声音，虽然相当庄严，却全然没有引起注意。绝没有一个人去想一想，他的声明之中，含有什么样的指责。

而林文义也只不过说了一句，就低下了头。他作这样的宣称，事实上只不过是一种低能的呻吟，在一些占了绝对优势的，早已丧失了人性的人面前，他有什么作为？

那三个艳女郎立时被其余的人拥着离去，淫荡的笑声四处飘散，没有人再理会湿濡濡地站着的林文义。

当天晚上，林文义回想起白天所发生的事，心中只兴起了一个疑问。林文义的疑问是：同样是女人的身体，在紧靠着的时候，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不同的感受？

他初恋的对象，在离他家一条街的那个小姑娘，当他拥着她的身体的时候，为什么会有那么愉快安逸的感觉？而这个艳女郎，她不是不美丽，却又如此可怕？

他默默地念着那少女的名字：“阿英！阿英……”

那时候，他最喜欢在她的耳边，这样低声呼叫她。然后她就会柔顺地，把整个头埋向他的怀中，自喉间发出曼妙低沉的“唔唔”声，作为他轻呼的回答。

那时候，阿英不过十七岁，是一家杂货铺老板的女儿，他在杂货铺当送货的工人时认识的。

十七岁的阿英，只怕从来也没有人说过她美丽，她瘦弱得连头发也是稀疏的。尽管身量相当高，可是双腿又干又瘦，胸脯平如木板，脸色永远是黄黄的。只有一双大眼睛，闪耀着令人心醉的光采。

他第一次在铺子的货仓中，在黑暗里拥着她的时候，就感到这一双眼睛的光采，是如此迷人。

当他离开西贡之后，他自然一直在打听阿英的消息。最近两年来，几乎每一个人都在说：“阿英变了！像是毛虫变成了蝴蝶一样，变得美丽无比！你再见到她，包你认不出来……”

他也不止一次，得到过这样的消息：“阿英的爸爸，好几次要把她嫁出去，甚至有高级官员来求婚，都叫阿英拒绝了。阿英不肯说为什么不嫁的原因……”

传消息者说到这一点时，总不免打趣几句：“说不定，她在想念你哩！在等你，要嫁给你哩，哈哈！”

说这种话的人，自然只当是说笑。可是林文义的心中却很明白：是的！阿英是在等我。不论她是毛虫，还是蝴蝶，我们之间，有过誓言，她是我的，我是她的！我们要成为夫妻……那是十分庄严的誓言，虽然在立誓之际，两个人都那么年轻，但他们却是认真的。

还是在那个货仓中，在黑暗里，他们胸贴胸紧紧相拥着。两个人都冒着汗，腻腻的汗水，将他们两个人贴在一起。

当林文义生理上起了正常的变化之际，阿英柔柔地、幽幽地道：“我知

道你想干什么，不过……现在不能，我迟早……是你的……”

林文义喘着气，双臂的力量几乎令阿英窒息：“你起誓？”

阿英立时道：“我起誓！”

于是，他们两人同时起誓。誓言是间断的（因为他们都呼吸急促），誓言是杂乱的（因为他们都思绪奔腾），誓言是原始的（因为他们都没有同样的经验），誓言是赤裸真诚的（因为这是他们年轻真诚的心灵，第一次有这样的誓言）。

他们两人都感到了同样的异样的甜蜜，都觉得这样的誓言，比什么都尊贵，是一辈子非遵守不可的。

林文义一直遵守着，他也相信，阿英一定也遵守着。

想到这里，林文义一面神驰于欢乐的园地之中，一面也大是黯然……他无法再到西贡去看阿英，时局乱到这种程度，这一辈子，只怕再也见不到阿英了！

他不由自主溢出了眼泪。在所有的人把他当成一条狗，在艳丽的娼妓把他不当男人之际，只有他自己知道，自己是一个人！

炮艇上的日子，在山虎上校来了之后的最初三个月中，似乎是不变的。一切卑贱的事，都落在林文义的身上，林文义也默默忍受着。有时，他也会站立一会，听听自收音机中传出来的声音。

他知道，大逃亡已经开始了。在越南，在寮国，在高棉，都有大量的人，扶老携幼，开始离开他们曾久居的地方而逃亡。

山虎上校和他的部下，神情已越来越兴奋。林文义好几次送食物进舱时，看到山虎上校一手在艳女郎身上搓捏着，一手指着海图，脸上的疤，因为兴奋而呈现可怕的鲜红色。

有一次，山虎上校忍不住兴奋，向林文义道：“小子，好日子来了！第一批逃亡的，全是有钱人！不但钱多，连女人也不同，有钱人的女人……”

他讲到这里，可怕地纵笑了起来，指着他脚下的艳女郎：“和这种贱货不同……”

林文义低着头，一声也不敢出。他已经预料到，山虎上校口中的“好日子”一定极其可怕，可是，他却也料不到，竟然会可怕到这种程度。

“好日子”终于来到了！

在这之前，炮艇已曾几度出航。山虎上校和他的八个手下，显然全是十分熟练的海军人员，炮艇在他们的操纵之下，鼓浪前进，简直就像是大海上的一条鱼儿一样。

林文义十分记得，第一次“好日子”是一个阴天，天色阴沉得可怕。天和海，都是一片灰色，可是海面却又出奇地平静。

炮艇在灰暗一片中航行，山虎上校一直在一座大望远镜前看着，望远镜可以作三百六十度角的转动。

山虎上校在发出欢呼声的同时，伸手指向前，发出了一连串林文义听不懂的命令。

炮艇立时向着他所指的方向驶出去，并且明显地加快了速度。

很快地，林文义也看到了，在炮艇直冲过去的方向，有一艘机动木船，正在缓慢地行驶着。很快地，也可以看到，木船上影影绰绰，有着不少人。

等到炮艇飞快地接近之际，看到木船上的所有人全都站了起来。林文义终于看清了那些在木船上的人的脸面，不论是老、是少、是男、是女，甚

至是儿童和婴孩，都毫无例外地，显示出一种极度的茫然。

这种茫然的神情，林文义在偶然照镜子的时候，可以在自己的脸上找得到。

山虎上校的一个部下，利用了扩音器，以十分严厉的语气，命令木船向炮艇靠来。

木船上绝大多数人只是呆立着，对于这种突如其来的阻碍，有一种凝止的麻木。只有几个人，在忙碌地服从着命令。

在这同时，炮艇上的机鎗，突然发射！在密集的鎗声中，木船四周围的海水，溅起了如同喷泉一样的水柱，有不少鎗弹，射在木船的船身上。惊呼声和鎗声之中，山虎上校的吼叫声，足以使得每一个人心脏破碎：“每一个人，都听我的命令！”

木船终于靠近炮艇，山虎上校像是恶灵一样，首先跳上了木船。持着鎗械的四个部下，跟在他的身后。

木船上一个老者，战战兢兢地迎了上来，用极其卑躬的神态和语调说话：“长官，我们在离开的时候，每个人都缴了……金子的！”

山虎上校咧着嘴，现出白森森的牙齿来，顺手指向木船上的一处甲板，斩钉截铁地道：“把你们身上所带的，一切值钱的东西，全都拿出来，放在这里！”

那老者犹豫了一下，船上其余人，也发出了一阵嗡嗡声。在炮艇上的林文义，几乎忍不住要叫出来：别犹豫，照他的话去做！

可是，林文义还没有叫出来，事情已经发生了……山虎上校一伸手，把在他面前的老者，像是纸扎一样抓了起来。那老者在六十以上，被提在半空，手脚舞动着，发出惊怖之极的叫声。

船上其余人，有的紧紧靠在一起，有的目瞪口呆。山虎上校只用了一只手提起那老者，接着，另一只手已挥起拳头，一拳打在那老者的鼻子上。

林文义在骨头的碎裂声中，闭上了眼睛。

那不是人的世界！人的世界是不应该发生这样的事情的！

然而，这又的确的确是人的世界，这样的事，也真还只有在人的世界之中才发生！

一拳击出，那老者血肉模糊的头，已垂了下来。山虎上校一抖手，把老者顺手挥出了船舷，跌进了海水之中。海面上，立时漾起了一片血红色，但是也很快地散了开去，消失不见！

山虎上校再大吼一声：“听见没有！每一个人照我的吩咐！”

呆立着的人开始骚动，他们的神情，都说明他们的心中，明白了发生什么事……那些为了逃避暴虐，而作了漫无目的的海上逃亡的人，又遇上了另一种暴虐……或者说，又遇上了暴虐，因为所有的暴虐全是一样的，没有分别。

在山虎上校手指所指的地方，开始有东西堆积起来……金条、金块、美钞、各种各样的玉石珠宝。渐渐地，在颤抖的手指下松跌下来的财货，堆成了一堆。

而山虎上校的手下，则已将木船上的人，分别赶成了两堆。一堆是老人、男人和小孩，而十来个年轻的女人，则挤在另一边。两堆人相隔得并不远，他们都用焦切的眼光互望着，可是却无法接近，因为在他们之间，有手持武器的人守着。

山虎上校望着那堆金子和财宝，显然极其不满。他冷笑着，厉声吼叫：“再给你们一次机会，把所有的财物全都拿出来！”

随着他的吼叫声，他几个部下，向天开着鎗。火光自鎗口喷出来，比毒蛇的蛇信更恶毒，子弹射向天空的呼啸声，比魔鬼的叫声更凄厉。

木船上的人，都随着鎗声在发抖，又有颤抖的手，把更多的金块钞票放下来，跌进那一堆财货之中。

但是山虎上校仍然不满意，他突然伸手，拉过一个中年人来，把两只手指抵在那中年人的眼睛上。那中年人哀叫起来：“真的全……交出来了！”

山虎上校的声音，像是烧红了的烙铁一样：“是不是要我动手搜？”

那中年人的身子，剧烈发起抖来。他抖了没有多久，就伸手解下了自己的裤带，皮带看来十分沉重。他举着皮带，声音之中，充满了绝望：“全……全在这里了……可怜……可怜我们，这是我们一生……勤劳所得……的最后一点了……”

那中年人的哀求，虽然痛苦莫名，可是离能使山虎上校发出同情心，显然还差了不知多远！

山虎上校一手夺过皮带，抛进了那一堆财货之中，同时，以手用力向那中年人的眼睛插去。在那中年人的惨叫声中，他粗大的手指，几乎全插进了那中年人的眼眶之中。

这时，有两个青年人，呼叫着扑了上来，扑向山虎上校。但是他们才扑出了一步，密集的鎗声，使得他们被子弹射中的身体，乱跳乱颤，看来像是随着鎗声的节拍，在跳着诡异绝伦的死亡之舞！

那中年人双手在乱抓乱挥，山虎上校抬膝，顶在他的小腹上，他就和那两个年轻人倒在一起。

山虎上校的手指上，鲜血滴下。他就用染满了鲜血的手指，指着各人，再次厉吼：“全拿出来！”

接下来的是，各人的动作都快了许多，更多的金条和钞票，落在甲板上。好几个人卑谄地求告：“请放过我们，我们全献出来了。”

有更多的，甚至向山虎上校跪拜叩头。

木船上至少有五十个人，山虎上校和他的手下，只不过是五个人。当然，五个人手中有武器的话，是可以令五十人、五百人，甚至五千人屈服，这是人的天性……当大多数没有武器的人想反抗时，通常的情形，反会遭到同类的阻止！

不但会遭到同类的阻止，在没有武器的人之中，必然会有出卖同类，向有武器的人献媚，希望可以保全自己的人存在。

这就是人类！

要不是这样，人类历史上，如何会有那么多的多数人受到屈辱，少数人又如何会那么顺利地统御一切？

林文义在炮艇上，看到这时，已不知多少次闭上眼睛，身子簌簌地发着抖。想起他自己对山虎上校的屈服，他实在无法对那些人的有什么非议。可是他却不得不闭上眼睛，因为他实在不想看到那些人，犹如他自己一样！

堆在甲板上的金子、钞票和财物，多得已令山虎上校的部下，人人瞠目结舌。连林文义也感到意外，想不到这些人的身上，竟有那么多的财物！

这些财物，他们是怎么得来的？真的全是“辛辛苦苦赚来”的？其中没有欺诈？没有不义？没有非份？没有搜刮？